

四季隨筆

Four Seasons

Winter



冬之卷

灰暗的天空飄下今年的第一朵雪花，
行道樹褪去綠色的外衣，露出乾癟瘦弱的軀幹。
豐收的螞蟥躲在地底慶祝它們的嘉年華，
懶惰的蟋蟀走在蕭瑟的街道上，步履蹣跚……

名書評家費迪曼「人生讀書計畫」指定好書！

台灣大學副教授鍾德憲真心推薦！

名作典藏



D.C.皮阿提◆著
陳蒼多◆譯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四季隨筆，冬之卷 / D. C. 皮阿提著；陳蒼多譯。

-- 臺北縣三重市：新雨，2001〔民90〕

面： 公分

譯自：An almanac for moderns

ISBN 957-733-541-1(平裝)

1. 生命科學—通俗作品 2. 生物學—通俗作品

360

90008668

四季隨筆——冬之卷

作 者 / D.C.皮阿提

譯 者 / 陳蒼多

發行人 / 王永福

出版者 / 新雨出版社

地 址 / 台北縣三重市重安街 102 號 8 樓

電 話 / (02)2978-9528 • (02)2978-9529

傳真電話 / (02)2978-9518

郵撥帳號 / 11954996

出版登記 / 局版台業字第 4063 號

出版日期 / 2001 年 7 月初版

定 價 / 160 元

440.02

◎劃撥金額 1000 元（含）以上者，郵資免費。

◎訂購金額 1000 元以下者，若訂購一本請外加郵資 40 元，訂購二本以上，請外加 60 元。

◎本書如有缺頁、誤裝，請寄回更換

四季隨筆

Four Seasons



冬
之卷

名作
典藏

陳蒼多 ◆ 譯
D.C. 皮阿提 ◆ 著

推薦序

自然與人文的省思

試問，一位科學研究者，能否對身邊的環境敏銳而深刻的感受，卻以詩人般的感性抒發對大自然的讚嘆。試問，一位文學創作者，能否在對身邊花草鳥蟲所帶來的生命悸動有所感受外，也對生命運作的源由有所了解而產生對生命本質的景仰。《四季隨筆》讓你在翻開幾頁如日記般的吐露後，感受到兩者的融合。這樣的特質，逐漸在現在社會中消失，自然學者或博物學家幾乎已不存在，如今講究的是專門。科學進步所導致的專業分工，使得科學研究者鑽研於專門的領域，埋頭於試管、顯微鏡及電泳膠片時，卻忘記了春夏交會之時，實驗室外的杜鵑已開謝如時令，芭蕉梧桐也已準備迎接夏意，空氣中滿溢著生命的騷動。

在台灣這種亞熱帶地區，季節變化並不明顯，所以人們對季節輪換所帶來的變化失去感應，尤其是生活在柏油、水泥與玻璃帷牆所構築的都會區，更使人容易對大自然的變化採取漠然的態度。加上電腦科技的發展，人們習慣以螢幕與鍵盤與人溝通，一切可在虛擬世界中完成，更加速對自然生命的漠視。那春季萬物萌芽、夏季滿眼綠意、秋季飽滿豐收及冬季潛

藏蕭瑟的感覺，不再由你的感覺器官去感受，而只能由書本、網路及電影中去欣賞。這種隔絕容易使人對其他人或生命失去同感性，久而久之，所餘下的僅是孤立的個體及對自我的憐愛。

現在的兒童，除了偶而課程安排到野外踏青賞花、採集標本外，有多少人在平常上、下學途中，會為花園中開得正熱鬧的紫藤花駐足讚嘆，或在星期假日的野外郊遊時，有多少人會為觀察蜜蜂採蜜或螳螂捕蟲而蹲在小徑邊仔細研究？更不用說，有多少人會趴在家裡屋角觀察蜘蛛織網捕蠅蚊，螞蟻相互爭地盤、搬食物？雖然這些都已有偉大的自然學者做過仔細而詳盡的研究，但是比較起從書本、畫冊中讀來的知識，親眼見到螞蟻打架、螳螂待勢出手的架勢時的悸動，相信在幼童心靈上所產生的影響不可忽視。而他們在觀察時所表現的專注神情，則是另一種令人難忘的情景。

每天都有不少人根據自己的星座上網察看今天的運勢。試問，有多少人知道自己星座在天上的位置？近年來，我們開始過所謂中國情人節，試問，有多少人知道天上銀河在何處，而牛郎織女又是如何被分兩地？如果你曾整夜在屋外觀察天上星象，看天上星座隨著時間由東往西移位時，就能夠體會何謂物換星移，為何古人以特定星辰出現時間來判斷季節變遷。

認識、感受你身邊的自然環境，獲取一些基本常識並不難。對生命萌發、環境變遷及他

種生物交互溝通的認識，能夠使你感受到成為大自然一份子的喜悅。亞里斯多德說：「當事情發生的最初你就知道時，你的瞭解將最徹底」。因此，當環境將有所改變時，與周遭一起成長的我們就能感同身受，尋找兩贏的解決方案。

二、三十年來，台灣的經濟發展另世人驚訝，也讓我們嚐到它所帶來的富裕與便利。但是生活品質是否相對提高，卻值得商榷。環境的污染及破壞，都在經濟發展的旗幟下被忽視，如今，我們逐漸遭遇到大自然環境的反撲效應（多數地區一雨成災、山區土石流、九二一地震災害等等）。下一個階段的經濟發展大家應記取歷史的教訓，否則我們將無所退路。二十一世紀是生物科技的世紀，國家政策的發展也正朝這方面努力，但是從報章媒體所做的報導及坊間流傳以訛傳訛的訊息中可看出，人們對一般生物知識的貧乏與無知，卻令人懷疑我們的努力是否足夠。生物科技的發展除了人才與資本這些必備條件外，一般大眾對自然生物的認識與體會，尤其是共同生活圈的觀念，更是不可或缺的。

只盼望，因需要再建一條公路或一座電廠時，主事者或工程單位能夠考慮是否會破壞某些動植物的棲息地或大家踏青賞鳥捕蟲的場所，而考慮到補救方案。若承辦單位忽略了，更盼望一般大眾意識到這種破壞而提醒他們。這一塊我們和代代子孫要生活的地方，並不是全力發展經濟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近年來，我們已嚐到過度發展所導致的環境反撲效應，

為求一個可以永續發展，世世代代可以生活的乾淨環境，如何與周遭環境的一草一木和平共處，是從我們這一代必須開始做的事，同時也負起教育下一代的責任。從對周遭花草蟲鳥及生態的初步認識瞭解，進而體會自身與大自然相互依賴關係，人為大自然一部份的觀念才能深植人心。

台大農學院副教授

鍾德憲

魔羯座

十二月二十二日～一月二十日

十二月二十二日

現在是一年中最黑暗的時候——冬至。冬至是美好仲夏的反極，而以前人們在仲夏時，都有一種習慣，那就是以燃祝火、吹海螺，以及年輕人的狂野婚禮，來消磨短夜的幾小時時光，表示太陽神祇降落到地平線下的短暫期間，人們可能代替他統治地球。但是，現在，在一年的這個季節中，太陽躲在呈積礫色的天空後面，顯得蒼白迷濛，於是，一種黑暗籠罩在所有人的精神上面，破裂的冰塊充滿他們內心。對我們之中一些人而言，冬至是地球天文的一個不重要時期；在古代，它一定會造成一種感情的反應，也就是基督徒在耶穌受難日以及跟著而來的屏息禮拜日，才能經驗到的那種感情反應。

並不是遙遠北國的寒冷使得人類陷入失望中；寒冷令人興奮，刺激人心，有益健康，並且人們也能夠以有限的方式征服寒冷。是「黑暗」征服了人們的精神，因為北方的太陽很遲才升起，只在地平線上低低滑行一、兩小時之久，然後就西下。現在確實是

貝爾德（Balder）被槲寄生刺死的時辰。現在生命處在最低潮中，而人心稍微想著一件事：如果太陽燃燒成一堆紅色的灰燼，巨大的體積因不斷發光而消散，而地球漂進遠處的太空，綑縮的太陽不再能夠以一條皮帶把自己的孩子繫得那麼靠近自己的身體，那麼，情況會是如何呢？

十二月二十三日

誰來告訴我們這件事呢？——為何我們只在冬天才看到夕陽西下的天空中透露那種奇異而冷峻的蘋果綠？是因為金色分散在清晰的淡藍上，給了我們綠色的幻覺嗎？我說它是綠色，但是我一旦注意去看，它就變成別的顏色，是我無以名之的色度。我們的視野變得貧乏，只限於紅色與紫色之間的狹窄「色程」。想起來可真痛苦：甚至在落日之中，也有一些顏色，也許有幾乎無限的顏色，是我們永遠不會看到的。

然而，物理學家與天文學家卻提供我們理由，讓我們認為，就某一個意義而言，夕陽的顏色完全不存在。如果上升到同溫層，我們就會看到：當空氣越來越稀薄，而太空中微粒越來越少，黑暗就會籠罩下來。在太空的荒涼地方，一切都是永恆的黑夜。太陽以及其他星星想必是以令人目盲的矛柄刺穿黑暗，就像探照燈一樣。所以，畢竟說來，那個大量散發光子——我們稱之為光——的地方，並不是天空，而是小小的地球，是我們那親愛的、多灰塵的、行為粗野的、屬於塵世的地球；是夜晚的濕氣、不安定的灰

塵，提供了落日的顏色。

然而，甚至這種說法也不是十分正確的。當天文學家以望遠鏡看著落日時，藍色會變成白色，雲層看起來是昏暗的黃色，紫色變成乏味的淡紅，並且整個天空是一種俗麗的混合。因此，落日的美實際上只是在人類的眼中，在眼睛後面的心中。

十二月二十四日

我出去買一棵聖誕樹，一共有三種選擇，一是長針葉松樹，二是紅香柏，三是芬芳的針樅，頂端狹窄，似尖塔，黑暗的尖端所在，樹枝美妙地向上彎曲。但是，我正在尋覓一種香膠樹，它具有一種無法評價的優點，是所有針樅所沒有的，那就是，甚至在溫暖的房間中，它的針葉也不會掉落。

你可以以一種方式來分辨香膠樹與針樅：香膠樹的葉子是扁平的，毬果是直立的；在很多的樹枝上，樹葉有兩排，所以似乎形成一種扁平的小枝，然而在針樅中，針葉是分散的，從莖部往每一個方向豎立，觸碰起來似乎是四邊形；且樅樹的毬果總是會枯萎。

不久以前，人們都以非常天真的心情購買聖誕樹，認為聖誕樹不是真正實質的消費品，而是一種象徵，幾乎不能觸碰，只為觀賞它的人提供美與激勵的力量。現在，我們有樹木保護論者，責備我們爲了慶祝一個短暫的假日而砍伐森林，讓它們不光彩地枯死

在垃圾堆中。但是，人們只在技藝與科學之中小規模地使用香膠樹，而針樅雖成爲最普遍的假日裝飾樹木，其最終的命運卻是紙漿廠。

河流對面這個城市的人所砍伐的聖誕樹，也無法製造足夠的紙張，來印刷這個城市一個星期的所有星期日版報紙，而這些報紙只是把大量不受質疑的智力毒素往每個家庭送——包括不人道的幽默、世俗的愚蠢、罪行與假科學。

十二月二十五日

我相信是聖芳濟（Francis of Assisi），稱呼風兒為他的兄弟，稱呼鳥類是他的姊妹，為這世界帶來一種習俗，那就是，在教堂中展示托兒所。在教堂中，有關的一切，包括穀倉、乾草、氣息溫和的動物、飄垂的乳房、饑餓的嬰兒、牧羊人，以及星星，都因為歡悅的氣氛而提升了地位。如果有人仍在為早期基督教所支配的南方鄉村度過聖誕節，那麼，他將會了解到：那兒是多麼缺乏對我們而言意味著神聖歡宴的其他一切。最初的時候——現在有時仍然是如此——只不過是一次特別的彌撒，而這次彌撒幾乎不像「聖母升天節」那麼重要，比「復活節」更不重要。那種起源於森林的野蠻人心智，從北方帶來了對樹木的崇拜——無論對象是樅樹、冬青，或聖誕圓木。這種對樹木的崇拜取用了德洛伊僧侶（druid）的樹寄生，去除了新年送禮物的習俗（在拉丁語國家中，這種習俗仍然大部份存在），並且使得聖誕節成為孩童的喜慶日，配合了人們所喜愛的歡樂聖誕頌歌。這種對樹木的崇拜榮耀了女人、孩童，以及男人的兄弟之誼，其方

式可以說是第二世紀的教會所夢想不到的。

如果你爲了獲得有關基督誕生的日子或月份的暗示，而去翻閱四福音書，那是不會有結果的。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古代的世界中，已被當做太陽神祇米斯拉斯的生日慶祝。

據說米斯拉斯在一年最黑暗的時辰後的第三天，從一塊岩石中出現，他的誕生由牧羊人與東方三賢人所看到的一顆星星預知。古代的安格魯人很早就想把這一天視爲神聖的「母夜」。就這樣，我們仍然在這一天藉著綠樹以嘲蔑古老的冬天，藉著對孩童的崇拜以嘲蔑古老的死亡。

十二月二十六日

「槲寄生」(mistletoe) 這個名字是源自古老的撒克遜名字 mist-tan，而這個名字還有其他意義，仍然在爭議中。其中一個意義是「不同的樹枝」，因為雖然槲寄生的樹枝從一棵樹長出來，就像樹自身的一根樹枝，但是它實際上是一種寄生生物，確實是很不同的樹枝。我在房子四周找不到槲寄生，但在較靠近海的地方卻長得很繁茂，長在樹膠和楓樹上。在歐洲，大鵝把槲寄生漿果從一棵樹帶到另一棵樹，在樹皮上把嘴喙的種子吐出。在這兒，是連雀在執行同樣的非本意任務。一旦到達了樹木，漿果的黏質果肉會立刻硬化，像吸盤一樣；這種綠色的寄生生物不是誠實地把根伸進寄生生物之中，而是把爪伸了進去。

德洛伊僧侶認為槲寄生代表純粹的精神，因為它不曾觸碰地上。這種觀點與我們的觀點十分不同，因為我們認為它是一種寄生生物，或一位機會主義者。德洛伊僧侶用金鐮刀切割它，用一塊乾淨的白布接住它；克爾特的女人佩戴槲寄生，希望不久就會懷有小